

就「亦僧亦俗」而言，他是「佛门之子」，又是「尘世之子」，就「不僧不俗」而言，他是「佛门之不肖子」，又是尘世之「浪荡子」。佛门五大戒律中，「不杀生」他不能持，「不偷盗」他不能持，「不淫欲」他不能持，「不饮酒」他不能持，他唯一能持的是「不妄言」。他的小说、他的诗歌、他的绘画之魅力四射，主因即在「出之以真诚」。他守住了「不妄言」这一戒，就使他有机会成为了「中国的马丁·路德」。
(孙绪敏评语)……

蘇曼殊集

苏曼殊 著

東方出版社

蘇曼殊集

他说：「曼处境苦极，深契如兄，岂不知之？家庭事虽不足为兄道，每一念及，伤心无极矣！嗟乎，刘三，曼诚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1907年二月23日致刘三信）
他说：「神敬语诸女同胞，此后勿徒效高乳细腰之俗，当以「静女嫁德不嫁容」之语为镜台格言，则可耳。」（《曼殊文集》一卷167页）

佛门三子文集

张竞无 编
苏曼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曼殊集/苏曼殊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8. 8

(佛门三子文集/恽哲 主编)

ISBN 978-7-5060-3258-2

I. 苏... II. 苏... III. 苏曼殊 (1884~1918) -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8172 号

苏曼殊集

SUMANSHU JI

责任编辑: 文 白

文字编辑: 大 陆

特约编辑: 柴 桦

封扉设计: 奇文云海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网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版次: 2008 年 8 月 第 1 版

2008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5 插页: 6

字数: 310 千字

书号: 978-7-5060-3258-2

定价: 48.00 元

苏玄瑛新传（代序一）

柳亚子

余曩草《苏玄瑛传》，荒略过甚，意不自谦，屡思改撰，卒卒未果。偶检故篋，得日本僧飞锡所为《潮音跋》，叙述玄瑛家世，乃与平昔所闻大异。跋为玄瑛手书见界者，宜无刺谬。又有说部《断鸿零雁记》，世称玄瑛自传，虽寓言十九，亦颇资节取。因穿穴之为《新传》。而余杭章氏所撰《曼殊遗书弁言》，亦间及焉。不足，则取资于玄瑛书札之属，暨余所亲知灼见者。庶无俗语不实，流为丹青之憾已。传曰：苏玄瑛，字子穀，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不详其姓。母河合氏，以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八年甲申，生玄瑛于江户。玄瑛生数月而父歿，母子梵梵靡所依。会粤人香山苏某商于日本，因归焉。苏固香山巨族，在国内已娶妻生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并挈之归国。时玄瑛方五岁也。居三年，河合氏不见容于苏妇，走归日本。玄瑛依假父独留。顾苏妇甚玄瑛甚，族人亦以玄瑛异类，群摈斥之。卒分资遣就外传于香港，从西班牙罗弼氏庄湘处士治欧洲词学，庄湘颇善视之。学二载而假父亦歿，复返于家。则苏妇遇玄瑛益虐，虽河合氏自日本邮致金币，亦为所没干，且扬言河合氏已葬鱼腹。由是玄瑛转辗贫困中。年十二，遂为沙门。始从慧龙寺主持赞初大师披髻于广州长寿寺，法名博经，号曰曼殊。旋入博罗，坐关三月。诣雷峰海云寺，具足三坛大戒。嗣受曹洞衣钵，任知藏于南楼古刹。亡何，以师命归广



州，值长寿寺已被毁，乃东渡日本，依河合氏居神奈川。学泰西美术于上野二年，学政治于早稻田三年，一无所成。清使汪大燮以使馆公费助之学陆军八阅月，卒不屑竟学。则思为远游，发摅其意志。得故师庄湘资助，整装之暹罗，随乔悉磨长老究心梵章二年。归入杭州西湖灵隐寺，著《梵文典》八卷，自为序。旋至沪上，从陈独秀，章士钊游，为《国民日报》翻译，译法人露俄书，名曰《惨社会》，刊诸报端。后赴苏州，任吴中公学教授。继渡湘水，登衡岳，以吊三闾大夫。主讲实业崇正明德经正诸校。寻重游暹罗之盘谷。时民国纪元前九年癸卯，玄瑛年二十矣。明年甲辰，主讲盘谷青年学会。旋赴锡兰，驻锡菩提寺。暹罗古称扶南，锡兰则法显《佛国记》所谓师子国也。乙巳，之秣陵，会池州杨仁山居士方创祇垣精舍，招玄瑛及李晓墩为讲师。玄瑛尽瘁三月，得唾血疾。东归，随河合氏居逗子樱山。循陔之余，唯好啸傲山林。一时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轮《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舟子惶然，疑其为精神病作也。丙午，辑《文学因缘》二卷成，自为序。之芜湖，主讲皖江中学，识怀宁邓绳侯。已复之秣陵，主讲陆军小学，识丹徒赵伯先。旋以病起胸膈，遄归将母，译《拜轮诗选》成，自为之序，则在太平洋舟中也。丁未，为梵学会译师，交游婆罗门忧国之士，捐其所有旧藏梵本，与桂伯华，陈独秀，章炳麟议建梵文书藏，人无应者，卒未成。刘师培为《天义报》，倡无政府主义，邀玄瑛同居，刊其画于报端。师培妇何震则从玄瑛习绩事，号称女弟子。震为玄瑛辑画谱，玄瑛自有序，河合氏暨炳麟为序，震为后序，将付梨枣。又思刊布所著《梵文典》，印度波逻罕学士暨炳麟，师培为序，独秀为题诗，震为题偈。顾咸未集事，仅于《天义报》刊其序跋诸作而已。别取《文学因缘》刊布之，亦仅成其半。戊申，刊《拜轮诗选》成。复广为《潮音》一书，即逐录《拜轮诗选序》弁其首，未付梓。己酉，



南巡星加坡，值庄湘处士及其女雪鸿于舟次。初，庄湘欲以雪鸿妻玄瑛，玄瑛垂泪曰：“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遂已。顾犹以文字通情款。时玄瑛方译《燕子笺传奇》为英吉利文，甫脱稿，庄湘为题词，雪鸿携之玛德利，谋刊行于欧土。玛德利者，西班牙都城也。玄瑛旋之爪哇，主讲噍班中华会馆。庚戌，始游梵土，居中印度芒碯山寺。辛亥夏，归日本，诣王父墓所。会其远亲金阁寺僧飞锡为删定《潮音集》，与莲花寺主刊印流通，嘱玄瑛重证数言。玄瑛曰：“余离绝语言文字久矣：当入邓尉，力行正照，吾子其毋饶舌。”时玄瑛年二十有八也。寻复渡爪哇，闻汉土光复，致书友人，有云：“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唯有神驰左右耳。”又云：“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遥知公等此时乐也。”其兴会随举如此。元年壬子春，遂归沪上，入太平洋报社，取旧著《断鸿零雁记》刊布之。由是往来中日二国间，无复万里投荒之感矣。自言有《无题诗三百首》，索阅乃弗肯出。又言将重译《茶花女遗事》，亦未见其属稿也。是年冬，之安庆，主讲高等学校。欲重赴香港，星加坡，未果。唯岁晚由携李入吴江之舜湖，一探胜迹而已。二年癸丑夏，重游舜湖，爱其风景秀逸，居久之。旋过苏州，主滚绣坊郑氏。恒至玄妙观前紫芝斋购粽子糖食之，盖其所酷嗜之物也。欲东游泰山，及赴迎江寺应拂尘法师之招，均不果行。玄瑛体弱善病，而食欲亢进。尝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以是恒得洞泄疾，旋愈旋作。自癸丑以还，辄东居养痾。亦间为说部，刊诸报章杂志。七年戊午，至沪上，卧疾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数月，竟不起。时太阳历五月二日也。年三十有五。番禺汪兆铭为经理其身后事，葬杭州西湖孤山。玄瑛歿时，河合氏犹健在。姊榎本荣子，日本商人妇。初，玄瑛在粤，假父为聘女，名曰雪梅。

假父歿，女家絕玄瑛婚，雪梅佗僚死。既東渡，河合氏有姊，欲以女靜子嫁玄瑛，亦未果。玄瑛獨行之士，不從流俗，奢豪愛客，肝胆照人。而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績事精妙奇特，自創新宗，不依傍他人門戶，零縑斷緒，非食烟火人所能及。小詩淒絕。說部及尋常筆札，都無世俗塵土氣。殆所謂“却扇一顧，傾城無色”者歟。遺著之可考見其篇目者：有《梵文典》八卷，《初步梵文典》四卷，《梵書摩多依文》，《沙昆多羅》，《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地名今釋及旅程圖》，《泰西群芳名義集》，《泰西群芳譜》，《埃及古教考》，《粵英辭典》，《漢英辭典》，《英譯燕子箋》，《無題詩三百首》，《人鬼記》，《曼殊畫譜》，《女子發髻百圖》，均不甚流傳；傳者《文學因緣》，《拜輪詩選》，《潮音集》，《漢英三昧集》，《慘社會》，《娑羅海濱遁迹記》，《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嶺海幽光錄》，《燕子龕隨筆》十餘種而已。其他人所掇拾者，有蔡哲夫輯《曼殊遺畫》一卷，王德鍾輯《燕子龕遺詩》一卷，沈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一卷，馮秋雪輯《燕子龕詩》一卷，柳無忌輯《蘇曼殊詩集》一卷，《曼殊逸著兩種》，周瘦鵬輯《燕子龕殘稿》五卷，段庵旋輯《燕子山僧集》七卷，盧冀野輯《曼殊說集》一卷，今并行于世。

柳弃疾曰：世以玄瑛父震旦而母嵎夷，方諸鄭延平，謂文事與武功足以真相埒也。余詳考其身世，則有相刺謬者。或謂玄瑛生前所掩覆之迹，而暴露之于身後，虞有唐突之嫌，非所以忠死友。余曰：不然！史以昭實，不實奚史？傳猶史體也，何諱之有？且考諸史籍，金日磾以胡人歸化，不失為漢名臣。范希文隨母改適張氏，不失為宋大儒。此在曩昔，猶視為故常；況居今日瀛海棣通，文明漸進之世耶？于玄瑛誠奚病焉！于玄瑛誠奚病焉！



苏曼殊传（代序二）

杨鸿烈

一、导言

我们每一提起苏曼殊大师的名字来，便恍恍忽忽的想起一个小说上像他这样一生享有艳福而却是曾经出家人禅的人来，这自然是《红楼梦》里的主人翁贾宝玉了；但宝玉是生长在“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的一个得意公子，而苏曼殊却是常说“身世有难言之恫”的人，因此我们要想对于他的作品能有深切的了解和欣赏，我们就不能不知道他的身世。不幸的就是替他作传的两个人，在前的是章太炎，他在《章氏丛书文录二》有《书苏元瑛事》一篇，只用赞叹的口气，史公的笔墨，突兀的章法，叙述苏元瑛的一些琐事，简略得非常！此外有一篇《曼殊遗画弁言》，也只多说了一点曼殊浪漫的行为，别的事是考查不出来的。在后的是柳弃疾，他在《曼殊上人燕子龕遗诗》里作了一篇《苏玄瑛传》，这位柳先生文章实在作得不高明，他先说了“玄瑛自少即丧父母”，后又说“其间数东渡倭省母”，竟自相矛盾了！更可怪的便是梁任公先生作了一本《清学概论》，胡适之先生在《申报五十年纪念增刊》里作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于晚清诗人所推崇的都只有郑珍和金和，后来胡先骕先生在《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算加进了许多诗人，如高心夔、江湜……一般人，而这天才卓绝的文学家苏曼殊，却始终没有一个位置。所以我不量力要来替苏曼殊做番介绍的事业，表示我敬爱曼殊的诚意。

二、苏曼殊的生平和他的论著

我们根据章太炎的《书苏元瑛事》、《曼殊遗画弁言》，和柳弃疾的《苏玄瑛传》，就可以得到：“苏玄瑛字子毅，号曼殊，广东香山入；父广州产，商于日本，娶日本女，生玄瑛，挈之返国”，很少的几句话；但曼殊的身世，在他作的那本《断鸿零雁记》里，才可知道这书是他自己的写照，这本书虽是小说体裁，而自来文学家如曹雪芹之于《红楼梦》，英人笛根士（Charles Dickens 1812—1870）之于《块肉余生记》（David Copperfield），法人都得（Alphonse Daudet 1840—1897）之于《小物件》（Le Petit Chose），都是作者的自传；曼殊在《断鸿零雁记》里记他问他的乳媪说：“吾身世究如何者？”乳媪答他说：“夫人——曼殊的母亲——为日本产，衣制悉从吾国古代，此吾见夫人后，始习闻之。三郎即夫人命尔名也，尝闻之夫人，尔呱呱坠地无几月，即生父见背；尔生父宗郎，旧为江户名族，生平肝胆照人，为里党所推，后此夫人综览季世，渐入浇漓，思携尔托根上国，故挈尔身于父执为谊子，使尔离绝岛民根性，冀尔长进为人中龙也。明知兹事有干国律，然慈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乃亲自抱尔潜行来游吾国，侨居三年，忽一日，夫人诏我曰：‘吾东归矣！尔其珍重。’复次，指三郎凄声含泪曰：‘是儿生也不辰，媪其善视之，吾必不忘尔赐。’语已，手书地址付余，嘱勿遗失，故吾今尚珍藏旧篋之中。”（六一七页）苏夫人回日本后，曼殊在他父执家里过活怎么样呢？乳媪说：“尔父执为人诚实，恒念尔生父于彼有恩，视尔犹如己出，谁料尔父执辞世不旋踵，而彼妇——曼殊父执的妻子——初诚顿变耶？至尔无知小子，受待之苛，莫可伦比！”（八页）曼殊的父执的妻子真坏透了！在曼殊一方面，谎言苏夫人已葬鱼腹（八页），在苏夫人方面又说曼殊上山，为虎所噬（二八页），跟着把乳媪也赶走了（六





页)。曼殊那时还有一个父执，是他未婚妻雪梅的父亲，曼殊说：“雪梅之父在余谊父未逝之先，已将雪梅许我，后此见余谊父家运式微，余生母复无消息，乃生悔心，欲爽前约。”（一五页）“当时余固年少气盛，遂掉头不顾，飘然之广州常秀寺哀祷赞初长老，摄受为驱鸟沙弥。（一六页）”这是曼殊自述他出家人禅的原因。章太炎说他是因为“广中重宗法，族人以子穀异类，群摈斥之；父分货与其母，令子穀出就外傅，习英吉利语，数岁，父死，母归日本，子穀贫困，为沙门，号曰曼殊。”又说：“子穀少时，父为聘女，及壮，贫甚，衣裳物色在僧俗间，所聘女亦与绝。”柳弃疾说曼殊是“……祝发广州之雷峰寺，本师慧龙长老奇其才，试授以学，不数年尽通梵汉暨欧罗巴诸国典籍”，曼殊自己说他治欧文二年，是在西班牙牧师罗弼家里，是因为他羡慕“其人清幽绝俗，实景教中铮铮之士，非包藏祸心，思墟人国者”（《断鸿零雁记》一七页）。后来他得了他那“古德幽光”的未婚妻雪梅一百金的帮助，他就到日本去省视他的生母；“骨肉重逢”自然是人生最大的快事，加以他受他姨母的厚遇，和他表姊静子那样缠绵的爱恋，他虽想不昧雪梅，而静子却舍他无属意之人。他病了，静子亲自煎调汤药，还让精美的卧房给他住，在他榻畔紫檀几上，每晨必易鲜花一束，种种体贴温存，无微不至，虽《红楼梦》里贾宝玉所享的艳福，也不过如是，读了真令人羡慕！但后来他毕竟不告而逃了，回到西湖，仍穿上僧衣做和尚，一天替麦家做法事，才由麦女公子口里，得知他的未婚妻雪梅“被其继母逼为富家媳，迨出阁前一夕，竟绝粒而夭”的消息，他由此就回广州去找香冢去了，这本《断鸿零雁记》也就结束。此后曼殊的事迹，虽不可详知，但根据柳弃疾的传，那么曼殊因为他的恩师慧龙死了，他“漠然无所向，遂返初服，逾岭绝大江，遍历湘之长沙，皖之安庆，苏之秣陵吴门，浙之武林，而居上海最久；



又感玄奘故事，万里裹粮，只身走身毒，周游欧罗巴美利境诸境，自耶婆堤航海归，其间数数东渡倭省母。会前大总统孙文，玄瑛乡人也，时方亡命嵎夷，期覆清社，海内才智之士，鳞萃辐凑，人人愿从玄瑛游，自以为相见晚，玄瑛翱翔其间，若庄光之于南阳故人焉。及南都建国，……晚居上海，好逐狎邪游，姘女盈前，弗一破其禅定也。中华民国七年五月二日以疾卒于宝隆医院，年□十有□”。曼殊死在公历一千九百十八年，他的年龄既不确知，那么他的生年，自然无法推算了。

由上面残缺不全的传看来，那么曼殊所受于刻毒险狠的社会的刺激有如笛根士，所享的人间艳福有如曹雪芹所自写的贾宝玉，至于他浪漫的天才，又有如英国旷代诗人的摆伦，这些都可从他的作品里看得出来的，不过曼殊的性质，却始终是一个“天真未凿”行事浪漫之人，所以章太炎说：“子穀盖老氏所谓婴儿者也；”“不解人事，至不辨稻麦期候，啗饭辄四五孟，亦不知为稻也。……尝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又说曼殊在他所聘女与绝之后，“欲更娶，人无与者，乃人倡家哭之，倡家骇走，始去。美利加有肥女重四百斤，胫大如汲水甕，子穀视之，问‘求耦耶？安得肥重与君等者？’女曰：‘吾故欲瘦人。’子穀曰：‘吾体瘦，为君耦何如？’其行事多如此。”但使他出人一等的地方，就是道德高尚，操守贞固，所以章先生接着就说：“然性恺直，见人诈伪败行者，常瞋目詈之，人以其狂慧，亦不恨！”在《书苏元瑛事》也说他是：“独行之士，不从流俗，然于朋友竺塾，凡委贖功利之事，视之蔑如也；虽名在革命者，或不能得齿列。”又说：“元瑛与刘光汉有旧，时时宿留其家，然诸与光汉阴谋者，元瑛辄詈之，或不同坐；礲而不邻，涅而不滓，其斯之谓欤！”柳弃疾的《苏玄瑛传》也说辛亥革命以后，那般和他在日本旧相识的都“乘



时得位，争欲致玄瑛，玄瑛冥鸿物外，足未尝一履其门，时论高之。生平口不言钱，而挥手尽万金，值资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怡然弗以为困；释衲以来，绝口婚宦事。”这样的人格真当得章先生所谓“厉高节，抗浮云”六个字的考语了。英国哈得逊（W.H.Hudson）说过：“一本伟大的作品是它的著者的脑和心产生的，著者将他自己放在那书一页一页的上面，这一页一页的书都具有他的生命，都同他的个性相感的。”我们要牢记着这几句极有价值的话去读他的诗文，方才能懂得曼殊的“文如其人”。

曼殊的著述是很多的，但大半都散逸不存了！现在可考见的，只有以下几种：

(A) 诗类

《燕子龕遗诗》一卷

(B) 小说类

《焚剑记》

《绛纱记》

《碎簪记》

《断鸿零雁记》

(C) 翻译文学类

《文学因缘》

《英汉三昧集》

《拜轮诗选》

《悲惨世界》

(D) 杂文类

《梵文典》八卷

《潮音》一卷

《杂著随笔》若干卷

三、苏曼殊的诗

曼殊的诗，有一位青浦王德钟先生批评他说：“……所为诗茜丽绵眇，其神则蹇裳湘渚，幽幽兰馨；其韵则天外云璈，如往而复；极其神化之境，盖如羚羊挂角而弗可迹也。”这样浮泛的许多话，还不如“清艳明隽”四个字能涵盖曼殊诗的精神，我且抄他的几首诗来做证明：

有赠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疎钟。

憩平原别邸赠玄玄

狂歌走马遍天涯，斗酒黄鸡处士家；
逢君别有伤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

只这四首，也足见曼殊诗境之清，人品之高洁，胸怀之洒落了！再看他的——



寄调箬人

生憎花发柳含烟，东海飘零二十年；
忤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
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
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
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
日日思君令人老，孤窗无那正黄昏。

再看——

东居杂诗十九首

却下珠帘故故羞，浪持银蜡照梳头；
玉阶人静情难诉，悄向星河觅女牛。

流萤明灭夜悠悠，素女婵娟不耐秋；
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

罗襦换罢下西楼，荳蔻香温语未休；
说到年华更羞怯，水晶帘下学箜篌。

翡翠流苏白玉钩，夜凉如水待牵牛；
知否去年人去后，枕函红泪至今留。

异国名香莫浪偷，窥帘一笑意偏幽；
明珠欲赠还惆怅，来岁双星怕引愁。



碧阑干外夜沉沉，斜倚云屏烛影深；
看取红酥浑欲滴，凤文双髻是同心。

秋千院落月如钩，为爱花阴懒上楼；
露湿红蕖波底袜，自拈罗带淡蛾羞。

折得黄花赠阿娇，暗抬星眼谢王乔；
轻车肥犊金铃响，深院何人弄碧箫？

碧沼红莲水自流，涉江同上木兰舟；
可怜十五盈盈女，不信卢家有莫愁。

飘灯珠箔玉箏秋，几曲回阑水上楼；
猛忆定庵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

人间天上结离忧，翠袖凝妆独倚楼；
凄绝蜀杨丝万缕，替人惜别亦生愁。

六幅潇湘曳画裙，灯前兰麝自氤氲；
扁舟容与知无计，兵火头陀泪满樽。

银烛金杯映绿纱，空持倾国对流霞；
酡颜欲语娇无力，云髻新簪白玉花。

蝉翼轻纱束细腰，远山眉黛不能描；
谁知词客蓬山里，烟雨楼台梦六朝。



胭脂湖畔紫骝骄，流水楼鸦认小桥；
为向芭蕉问消息，朝朝红泪欲成潮。

珍重嫦娥白玉姿，人天携手两无期；
遗珠有恨终归海，睹物思人更可悲。

谁怜一阙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
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

槭槭秋林细雨时，天涯飘泊欲何之？
空山流水无人迹，何处蛾眉有怨词？

兰蕙芬芳总负伊，并肩携手纳凉时；
旧厢风物重相忆，十指纤纤擘荔枝。

我们将这两章诗对比着来看，就显然看出第一章是曼殊出家人本来的面目，而后一章却是“茜丽绵眇”，曼殊浪漫艳美的天才，于此完全洩露出了。还有二首，也是我所最爱读的，附抄在下面：

1. 西班牙雪鸿女诗人过存病榻，亲持玉照一幅，《拜轮遗集》

一卷，曼陀罗花共含羞草一束见赠，且殷殷勸以归计。嗟夫！予早岁披髻，学道无成，思维身世，有难言之恫，爰扶病书二十八字于拜轮卷首，此意惟雪鸿大家心知之耳。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轮；

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2. 汽车中隔座女郎言其妹氏怀仁仗义，年仅十三，乘摩多车，



冒风而殁，余怜而慰之，并示湘痕阿可。

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

自是神仙论小滴，不须惆怅忆芳容。

以曼殊诗这样品格的高贵在近代中国诗坛应该占个什么位置？王德钟说得好：“乌虬！近代诗道之宗尚，诚难言矣！所称能诗者，争以山谷宛陵临川后山为归，自喜寄兴深微，裁章闲澹，刊落风华以为高；然仅规抚北宋之清削，而上不窥乎韦孟之门者，则蹇涩琐碎之病作焉。自古作家，珥珥钗钿之词，苟其风期散朗，无伤大雅，在所不废；今固亦有二三巨子，力武晚唐，以沈博绝丽自雄，顾刊播所见，隶事伤神，遣词伤骨，厥音靡靡，托体犹远在《疑雨》之下，宜乎《玉台西崑》见诟于世哉。于是而苏子曼殊之诗可以徂百代已。”本来好诗都是以意味深长“我手写我口”为根本要素，那些模仿的，雕琢的，浮浅的诗，自然没有像曼殊这样有永久不朽的价值了。这到不在乎诗体的古不古上面。曼殊的诗，据王先生说：“多放失，存稿至鲜”，而王先生所编定的《燕子龕遗诗》一卷，只有七言绝句六十一首，五言绝句四首；我所选录的诗，就是根据这本书。

四、苏曼殊的言情小说

曼殊所作的小说，有《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断鸿零雁记》几种。《绛纱记》是叙述他和他朋友薛瑛（梦珠）一些零碎的情史，地方大概不出广东新加坡苏州之间，但这两个主人翁谁是曼殊，就分别不出来了；曼殊自认的情人是麦五姑，他们在海里船沈分散之后，五姑就害极端的相思病，不三月已成干血症死去，只留下一信和一束头发，托西班牙女子碧伽赠他。薛梦珠的情人是谢秋云，

